

窄還有些彎曲，她背癢，正好拿起來，反手伸到衣領去爬背抓癢。

陳好說：「天氣太熱了，若能有一桶涼水洗頭洗澡，消暑最好。」

## 有禁無阻

黃樟和許士曾經率領漢人農奴簞食壺漿迎延平郡王師，事後，他們都等不及國姓爺與荷蘭人媾和結果，就率領少數農奴從鹿仔港逃跑了。

他們在王師圍城之時被鄭軍威逼，將他們所有糧食搶奪殆盡，那些兵丁還不時到鄰近的山裡騷擾原民。當大山原民秋天出草祭出獵人頭之行以後，那些兵丁才稍有收斂，可是黃樟他們也怕了！前有狼、後有虎，王師如狼、原民如虎，都盯著他們這些赤貧的漢人農奴看，隨便一隊人馬到了就能來揩油。

大山原民比他們富裕，可是人人眼中的怒火是那像炙熱，燃燒著仇恨，黃樟和許由還有林頭仔幾個大小結首率眾北去，他們放棄了鹿仔港的墾地，那裡已經什麼都沒有了，只剩下三頭被他們藏起來的黃牛。

他們向北而去，百多人驅趕三條牛，沿著大員蜿蜒的海岸線前進，直到一處與鹿仔港相似的河口才停住，這裡很像鹿仔港的地形和地勢，水文亦同，山林間的水鹿和梅花鹿也不少，他們停駐下來，繼續發揮墾荒精神，他們稱這裡為「鹿港。」

二十二年過去了，大員成了東寧王國，而鹿港也成大邑，當初來此的漢人農奴與附近原民通婚，人口繁衍自成家族，從壬寅年到壬戌年，二十一年過去了，黃樟五十多歲了，許土也從青年人變成四十七歲的初老之人，林投仔介於黃樟和許土之間的年紀，這三個人都曾經是荷蘭人的大、小結首，帶人墾荒頗有方法和手段。

但是有再好的手段也敵不過兵，延平郡王國姓爺的兵簡直成了土匪，他們一改海上營生，都跑來搶佔他們墾殖出來的土地，這些老早就來大員的漢人農奴，一寸一寸的失去開墾出來的土地，黃樟和許土還有林投仔去和兵營裡的總兵交涉才稍有活路，再後來的鄭兵上岸，只能自己去開墾了。

黃樟成了族長，許土和林投仔也各據一方，此地平埔族的長老樂見其成，也將族裡的女兒們嫁給他們的年輕人，後來連黃樟都有老婆了。

這些年來，除了國姓爺的兵上岸屯田外，還有不少冒險渡過黑水溝來大員的漢人，他們來的時候都是孤身一人，依附在各家族裡當苦力，聽他們陸續來的人說起，鹿港人才知道，對岸的大陸沿海遭遇了什麼樣的處境，那是慘絕人寰的地獄，來人說：

「滿清鰲拜下遷海令，初時，從山東到廣東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，人民初時不同意，接著清兵開始焚毀沿海的全部房舍……。」

再更後來的人終於有人能背誦公文了，那人說：「遷界以來，民田廢業二萬餘頃，虧減正供約二十萬之多，以賦稅日缺，至不足國用，而沿海蘆舍畝畝，棄為荒地，老弱婦孺溝壑輾轉，

逃亡四方其數不計。」

就因為遷海令和東寧王國的海兵騷擾，大陸方面逃來大員的人真多，戎克船沒有了，夾板船也沒有了，他們只有福船和舢舨，大船裝載百多人，連舢舨都能擠下二三十人，比較幸運的船靠港時，船上的人所剩約十分之三，有些甚至全船滅頂，翻覆在海上都有，怒海餘生之人都心存感念，紛紛奉祀天妃娘娘，大員四處有港口的地方就有天妃娘娘廟，小小幾片磚瓦遮蔽，香火鼎盛。

從大陸沿海逃亡而來的漢人也日漸富足，可是又要繳人頭稅和其他苛捐雜稅，連鑿個石磨磨豆腐營生，那隻石磨也要年年繳稅稱為「磨餉」，這又讓新來的漢人艱難營生了。

陳切被人販子抓來大員，小姐陳好被賣了，她也逃不過被販賣的命運，她被綁在船艙渡海時，暈船嘔吐黃水，連膽汁苦水都從鼻子噴出。

那些人販子抓了三四十個女孩，人人都用麻布袋包著，出海後才解開，她露出腦袋時看見，擠迫一處的女孩兒們已經死了不少人，那些粗蠻的男人還要抓著頻死的女孩兒強姦她們，還沒完事，女孩兒就悶死了，她們手腳上的細綁也沒被鬆開，連嘴裡的麻核也不取下，她們口鼻都被嘔吐食物塞住，人販子都直接再將麻布袋拉起裝好，抬出去扔下海。

海上風浪大才讓那些人販子緊張，紛紛上去甲板弄帆調繩，可是陳切已經看見了，都是些魔鬼一樣的人。

上了岸，她們被隔開，有人檢查她們的腳，裹足小腳的女孩賣給東寧王國的大官員，天足

大腳的女孩賣給官兵或小結首，她就是這樣被賣來鹿港，成了林投仔的妻子。

林投仔對她很好，不太拘管她也不願意勞役她，陳切現在比起在廣州陳家當丫環時還要自由，可是她勞役慣了，還是雙手不停，草寮變得很乾淨。

林投仔比家裡的老爺還老，卻沒有老爺脾氣，他是個勞苦的農人，人也沉穩，待她就像她的父親一樣，隨她自由，卻事事項項都會對她說明原由。

陳切十七歲了，她被賣到這裡才一年，林投仔並不逼迫她同房，她也樂得自由自在。可是來草寮的人都很恐怖，這裡沒有女人只有男人，那些年輕的男人看陳切的眼神很像人販子的眼睛，陳切很害怕。她觀察林投仔，老人自有威勢，來見他的年輕人都怕他，尤其是黃樟伯和許土叔來說事的時候，所有的男人都好像很慌他們，於是陳切自願成了林投仔的少妻，她需要林投仔的保護。

漸漸的來草寮的年輕男人也有人娶妻了，林投仔不知怎麼做到的，鹿港不遠處的平埔族原民願意嫁女給漢人，住在草寮裡的陳切才有了女伴，都是平埔族女人，語言雖然不通，但是陳切很喜歡她們，都是些能幹爽氣的女性。

陳切一生都記得，與丈夫林投仔圓房的那一晚上，林投仔對他說的話，還有當時她回答他時內心的感受。

林投仔納納的說：「我老了，汝還少年，可是我不想絕後。」

窗外還有人偷聽壁腳，陳切不言，只是拿眼睛看著窗外，林投仔會意，卻不肯起身替她解

圍，只是定定的看著她。陳切從通鋪站起來，端過餘溫猶存的熱水臉盆，猛力的潑出窗外，來人發出悶聲，彷彿是用半蹲的步伐逃走了，還自以為跑遠了才起身跳腳。

林投仔見識了陳切的手段，他很欣賞這個女孩。

陳切毫不諱言，直接對林投仔說了：

「我怕外面些男人，我更怕再被賣走，如果你能庇護我，不賣掉我，我願意跟你一世人。」林投仔很感激她：「只要我活著一天，就會保護汝，一旦我死了，汝就要靠自己了。」

「我會生兒子，汝會有後生，汝不能說話不算話，我還要汝長命百歲，不能早死。」陳切賭咒一樣，宛如對自己的人生下達命令，她終於有依靠了！

「汝不能賣掉我……，」陳切說到此居然嚎啕大哭起來，她都說了，對眼前這個讓她信任的老男人說了！

「老爺平時滿嘴仁義，聖人話都會說，他是海巡官的小舅子，他……，他用強，還說……還說不能給家主婆知道，若知道了……，他不會認，他……很壞……。」

家主婆起疑心，她收了人家兩斤「白下糖」……，她還打我，要我說……，我不能說，說了，連命都沒有……。

兩斤糖就賣了我……，老爺還和他認識……，是他的文友，我還聽他說……，可惜是十足……，還算年輕……，誰知我端茶去，他就敢捉我的手……，還摸臉，他們很……，老爺還說，

1 白下糖：現代人稱白砂糖，與閩語同音。

出去前要多……。

家主婆打我，用藤條打，打在身上外人看不出來，她……，天天都打，快要活了不……。」這就是林投仔少妻陳切的悲慘身世，她是廣州人，自幼被賣到陳家，連父母是誰都不知道，還沒長大就要當僕傭勞役，她要照顧小姐，小姐還小，老爺就敢貪她，家主婆就是主母，起了疑心後開始虐待她，還將她賣給丈夫的朋友當小妾，對方也是官宦人家的親族，她無能反抗，誰知一出門，就連同小姐一起被綁架了，蓋布袋送到大員，再次被賣。

陳切成了林投仔的牽手，林投仔曾經是荷蘭人的小結首，他和真正的大結首黃樟如兄弟手足，連許土那個當年最年輕的小結首三個人，三個家，成了鹿港的主宰，附近的平埔族除了將女兒嫁給漢人，也不時與他們交通有無，黃樟和許土之妻都是平埔族，只有林投仔的妻是人販子賣來的廣州女人。

這三大家族日益興旺，林投仔最晚婚，可是陳切勇健能操持家事，不輸給平埔族女人，與丈夫語言相通，平埔族女人也喜歡向她學習漢人語言，才好方便與自己的丈夫溝通。

他們不時從偷渡來的漢人口裡聽說鹿港以外的一切新聞，偷渡來大員的漢人和他們一樣，都是泉州、廣州來的破產農奴，也有從漳州潛逃而來的人。偷渡客上岸需要找工作餬口，都依附在頭家底下墾荒種植，黃樟和林投仔以及許土的莊園大，來依附的人多。

東寧王國的兵有的將領帶頭，都的千總之類的頭銜人物，他們有船，能巡行大員西部海域，見到平原、河流之地，就放下兵丁屯田，也圍起了莊園成了「營盤田」，初時那些官兵會搶佔

小戶人家的田園，經黃樟出面調停，東寧王國的官兵丁才不再騷擾先來的漢人農奴。

饒是這樣，東寧王國的官兵還是不時與大員的原民起爭執，打架甚至火拼，原民秋獵成俗，部落有嚴格規範，但是東寧王國的官兵可不管季節，他們不時獵殺水鹿、獐子、白鼻心等活物，宰殺來吃，甚至追趕到山裡，官兵都跑去獵殺活物加菜，原民開始憤慨了，每當東寧王國的兵上山去打獵，漸漸的傳出小兵將被大山裡的原民獵殺了！腦袋都不見了！

東寧王國將大員漢人開墾出來的土地收歸官有，劃分為王田、私田、營盤田，其中私田部分並非人民所有，而是東寧王國文武百官的私有田，也稱為「文武官田」，從大陸沿海偷渡上岸的漢人成了他們的奴隸，賣身去替他們耕種，收穫成為官員們的俸祿。

「北路軍已經到了！大科崁。」

「滬尾的紅毛城聽說被工部佔了。」

「有三、四營的兵跑去噶里岸、芝蘭堡了。」

「陳永華在天興州承天府的孔廟說：『今僻處海濱、安敢忘戰，按地開荒，有警則荷戈而戰，無警則負耒而耕，野無曠土，軍有餘糧。』」

一群男人黃昏後在<sup>3</sup>大埕開講，說的都是女人家不懂的事情，林投仔靜默，黃樟也無言，只有許土，不時提出問題。

1 大科崁：大溪。

2 耒：讀音壘。

3 大埕：平坦的晒穀場。

「陳永華是誰人？」

「軍師啊！諸葛亮一樣的人物，用兵如神，那些兵都聽他的……。」

「厝餉就是他收去？」

「不只厝餉、丁錢，聽說又要來收滴水（屋簷）餉，量屋簷的闊度，徵銀五分……。」

「僥倖喔！連滴水都要繳稅？那些官兵，真是吃銅吃鐵，每項都吞得下去。」

林投仔睜了黃樟一眼，黃樟會意，這些從承天府來的訊息這樣凶險，他們必須尋找對策，否則一年的辛勞又要化為烏有。

「不是有抽潭塹餉、港滬餉，灌溉的水潭養魚和大船上下貨都要給錢，他們還不足嗎？」

「聽說清兵要來了……，」終於有人隱聲小心的說出來了！

「清兵？」

「大陸給北方來的番仔佔了，他們很厲害，殺人喔，殺很多人……。」

「番仔就是愛殺人，沒路走啊！」

「大海毋蓋，跳海卡緊！」

「清兵生做什麼款？」

「留頭不留髮、留髮不留頭！他們剃頭，腦門頭頂清筍筍，<sup>1</sup>後頭扣還要留條辮子，若漢人不剃頭，腦袋就砍下來。」

1 後頭扣：腦後勺。

「忒狠了吧！」

「也不是沒辦法，剃光頭他們就放了你。」

「做和尚嗎？」

「日本浪人也是頭頂剃的青筍筍，留一條尾巴一樣貼在頭頂……」

「不同啦！日本浪人和清兵比起來，清兵更厲害，他們騎馬狂奔，殺人如草不聞聲……」

眾人說的口沫橫飛，陳切聽的仔細，她來自廣州，比較靠內陸的地方，清軍和官吏她都見過，人人頭戴斗笠一樣的帽子，主人陳家就是官宦人家的族人，投降的早，還保有地方勢力，可也日漸衰微了，清朝政府已經來了很久了，這一年應該是康熙二十二年，她曾聽說，康熙皇帝是個小孩皇帝，就算是小孩皇帝，現在也應該長大了吧！

至於男人留髮辮之事，她更熟悉了，以前她每天一早都要去替大老爺梳頭結辮子，用紅絨繩綁辮稍，都有規定和法度，不能錯，否則家主婆的藤條厲害，隨手拿起雞毛撻子就揮打過來，陳切的大腿不時瘀青，一條一條。

晚上睡覺的時候，陳切悄聲的告訴丈夫林投仔，關於她以前在主人家所見之事。

「官身才結紅絨線，帽子也不一樣，男人都要剃頭，像老鼠尾巴一樣，只留下頭頂後一處，還不到巴掌大，能有幾根頭髮？所以梳頭要特別小心……」

「後來就男從女不從了，還說是官從隸不從，所以你看到沒有，來這裡的大陸人都沒剃頭，就是因為剃頭要錢啊！他們沒錢剃頭，又怕給砍了頭，都跑來大員。」

林投仔睡了，陳切翻個身也睡下了，最近她老是身體遲鈍，也不知怎麼了，就是貪嘴，老覺得餓肚子，吃食又沒胃口。

## 收歸國有

時間之輪這樣奇妙，當初從鹿仔港上岸的國姓爺大軍，也遭遇了相同的事，鹿耳門大滿潮，清兵的船艦也是從鹿仔港那裡上岸的，帶頭的依舊是同一個人，施琅將軍，聽說他現在已經從東寧王國的叛將、降將，一路做到大清朝的靖海侯了！東寧王國也滅亡了。

一度大員處於無政府狀態，但是島上的人民繼續過日子也無不妥，沒人來管不代表會世界就會混亂，反而是管多了，才會釀成悲劇。

這次大清國的兵將來大員，大員的人民學乖了，跑得遠遠的，根本沒有人要去勞軍，免得那些清兵回馬一槍又殺過來搶，可是東寧王國的延平王爺和大官們，可就人人都有了不一樣下場了！

大員島上的漢人都是道聽塗說、繪聲繪影傳播整個事件，也不知道他們是吃飽太閒，還是心有別屬，他們說：

「總督姚啟聖統轄福建全省兵馬，好大威勢，連提督先取方湖還是大員都要聽他的……。」  
「……巡撫居然叫吳興祚，以後別想出頭了！叫個吳興祚管諸務、錢糧……。」